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「『好冷的天，地皮凍裂了，吞了我的饅頭了。』」行路人聽了這話都笑了。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，那腳下的冰溜，似乎是越結越高，使他越走越困難，於是背上出了汗，眼睛上了霜，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，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，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了霜了。這老頭越走越慢，擔心受怕，顫顫驚驚，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，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場似的。小狗湊得夜夜的叫喚，哽哽的，好像它的腳爪被火燒着一樣。」

對不起，抄這麼一大段洗練的文字開頭，主要是抽蕭紅的水吸引讀者，原文來自她充滿鄉土味的小說《呼蘭河傳》，光是短短百多個字，人物就呼之欲出，畫面那麼傳神。

談談蕭紅中的「白」

魯迅說她的白話寫得好，其實不但好，還精，至少大半世紀以後，讀來都那麼流暢動人，不怕開罪她同時代不少鼓吹白話文的前輩作家了，尤其是喝過洋水那些白話先鋒，那些先鋒大作家們，我們讀書時，真是崇拜到五體投地，課本上他們的文字，無不視為「正宗白話」，執筆總不難得意地濫用大師們的「底底」，文藝腔調，現在才醒悟到洋水作家的所謂「白話」，其實是腦海裡打過外文章，然後再翻譯成中文，現在讀來，真是「一」的「一」砂，「一」底「一」石，可是因為出洋作家學問好，名氣大，當時我們的老師都不敢說破。

看過《水滸紅樓》之後，才驚覺正宗白話早就有了。上世紀二、三十年代作家中，蕭紅的白話也那麼純正，只是名氣不敵先鋒，課文中找不到；蕭紅的白話也比魯迅來得白，上面信手抄來那一小段，中學生讀來，興趣肯定大過魯迅的《兩株棠樹》。

琴台聚客

胡野秋

香港真是個奇特的城市，在這裡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菜，更不用說內地的家鄉菜了。

我是安徽人，最對胃口的自然是徽菜。有人說過，人的胃是有記憶的，這種記憶伴隨終生，改也難。因為為什麼東酸西辣、南甜北鹹有那麼大的規律性。儘管現在飲食越來越趨同甚至混搭，但從根子上看，飲食喜好還是相當頑固的。

我每來香港辦事時，總愛坐觀塘線到九龍塘的「逍遙津」去吃徽菜。舖面很小，雖不見亭台欄杆，倒也有幾處流水照壁模樣，耳聞黃梅小調，坐吸太平猴魁。徽菜雖位列八大菜系，但許多人卻對徽菜鮮有了解，以為徽菜就是安徽菜，其實本原意義上的徽菜指的是「徽州菜」。徽州在安徽的南部山區，這也就構成徽菜的特色，我常跟朋友戲言，徽菜的特色是八個字

在香港吃徽菜

「嚴重好色，輕微腐敗」，一笑之後我再把它翻譯成現代漢語，「嚴重」其實是說「鹽重」，「偏鹹」，「好色」是指醬油色重，偏紅；「輕微腐敗」是指醃製滿異較多，代表作是「臭鰱魚」，《舌尖上的中國2》剛剛播過，聞起來實在不敢恭維，一旦吃進嘴裡，卻讓你鮮掉下巴，大致跟吃榴蓮的感受差不多。

香港朋友每跟我說，徽菜實在好吃，就是太鹹了。我有時候不免也揣度，徽菜為什麼如許鹹呢？現在想來原因無非有這幾條，一是山裡人每天在崇

天言知玄

蘇狄嘉

遊南澳洲袋鼠島，要經阿德雷特市，由墨爾本乘最早內陸航班抵達，有半天空閒時間，下午三時才接駁車及船到島上。阿德雷特市待半天，最好當然往中央市場鑽！適逢舉辦Market Week，有歌劇演唱、烹飪示範及各式試食……，而且店商大特價配合，新鮮Coffin Bay生蠔，一打只售澳幣9.99，怎停得口！

市場的文化價值

去任何一個國家，都熱衷於去當地的農貿市場，那裡是窺探一個地方風土人情的最直捷領地，各式產品熱鬧開闊的擺出來，那種感覺太生活了。

走進市場，馬上就被各式各樣的食材所吸引，攤販們精心的擺賣着自家最好的貨品，巧妙堆砌的各色水果，懸掛起來的各種醃肉，總讓人覺得這個世道也不會太差。

無論氣候嚴寒，經濟多不景，菜市場永遠人聲鼎沸，健康成長的食材總能帶給人們歡愉的心情。超級市場雖然更為舒適和便捷，但菜市場裡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，卻是永遠無法被超市所複製出來的。

阿德雷特的中央市場位於市中心，在這樣昂貴的地段容納一座擁有一百四十年歷史的菜市場，當地人對待食材的態度可見一斑。新鮮魚肉、瓜果蔬菜，各式各樣的奶酪、甜點、麵包、雜糧以及肉類加工品，應有盡有。

據說，當地政府也很清楚中央市場的文化價值，不只保留了這個菜市場，還將租金壓低，讓經營了幾代的小販能繼續經營下去，傳承這個美食愛好者的天堂！

優雅地分手

給人一種不做夫妻做朋友的气氛。

事後，蘭蘭告訴我，其實他們早就辦理了離婚手續，決定再舉辦一場離婚儀式，是她先提出來的，男方也表示認可。他們都希望通過這個儀式，向眾人宣告自己不愉快的婚姻結束，彼此和和氣氣地分手，重新去尋找各人的幸福。

誠然，當婚姻走到終點，大可不必大動干戈撕破臉皮，更沒必要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悶在心裡獨自療傷。辦一場溫情簡樸的離婚儀式，優雅地分手，既是釋放內心壓力開始新的人生的一種方式，也是對雙方的尊重。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妻子分手時更是別有風味。兩人在克里姆林宮大禮堂，一同觀看了著名芭蕾舞愛情喜劇《埃斯梅拉達》後，然後現場接受記者採訪，鄭重對外宣佈「文明離婚」。普京妻子柳德米拉說，婚姻破裂是因為兩人很少有見面的機會，普京完全沉浸在工作當中。她和普京兩人關係很好，分開後也永遠是最親密的人。身為國家元首，通過媒體面帶微笑向全世界宣佈離婚，是需要多麼不凡的勇氣和胸懷。

然而，不是每個離婚族都像蘭蘭、普京這樣優雅分手的，有的離婚族離婚後將對方視為仇人，不但拒付孩子的撫養費，而且還蓄意報復對方，讓對方也不好過。還有甚至走極端。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。

小劉的離婚很費周折，因感情不和，兩人決定離婚。但離婚過程中，妻子又百般刁難，經歷了

手機鈴響起，一聽是原單位同事蘭蘭的聲音，忙問有什麼事。蘭蘭與我曾在一個辦公室共事，是我下屬也是我的朋友，我倆相處很融洽。自我調離單位後，蘭蘭很少和我聯繫，突然打電話找我，肯定有事。「這個周末晚上有空嗎，來參加一下我的離婚典禮吧。」「什麼？離婚典禮？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？」我吃驚不小。蘭蘭與她的老公婚後感情一直不和，這我知道。但想不到這麼快就離婚，更想不到離婚還舉行什麼典禮。

在得到蘭蘭的再三肯定後，我答應如期赴宴。蘭蘭的離婚典禮是在她5年前結婚的酒樓舉行的，這讓人有些傷感，前來見證的人數比結婚時也少了不少，寬敞的大廳只擺了10張餐桌。來賓主要是男女雙方的親屬和好友。

離婚典禮上首先播放了一段蘭蘭夫婦的結婚錄像，然後司儀請「前新郎」、「前新娘」入場，與婚禮不同的是通向主持台的星光大道上鋪上了一層塑料的草坪，上面撒滿了白色粉色的花瓣，象徵綠色大道前程順達；「前新郎」、「前新娘」不再穿戴鮮艷的婚紗和西裝，而是一身平常打扮，寓意回到以前平常的生活中。蘭蘭和前老公緩緩地走到主持台，司儀請他們分別致辭，再就離婚問雙方「是否願意」，雙方各說了一句「是的，我願意」作為分手語，之後親友代表發表「離婚祝福」，祝福他們拋棄過往，從頭再來，邁向新生活。

整個離婚形式雖有些傷感，卻也充滿了溫情，

們對婚姻生活中的精神要求日益強烈，沒有愛的婚姻為越來越多的夫妻所厭倦。然而，如何對待離婚，則是應該認真思考的。首先要慎重，離婚與結婚一樣都是人生大事，決不能視同兒戲。須知，婚姻關係的破裂，不但會給夫妻雙方帶來許多麻煩，還會給子女的撫養、教育留下難以彌補的不良後果，進而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。因而，當夫妻之間發生離婚糾紛的時候，雙方都要進行一下冷思考。經常有這樣的夫妻，大吵一場後，就雙雙賭氣要離婚，後來經過調解，仍然和睦如初。還有些夫妻，彼此間雖有些隔閡，但也不是非要分道揚鑣不可，若多想對方優點、好處，多多包容對方，理解對方，則就可以消除隔閡。如果感情確已破裂，無法挽回時，也要好離好散。俗話說，不做夫妻還可以做朋友。離婚也要離得文明離得溫情，讓彼此感到：離婚了，愛已遠，情還在，只要心懷寬容和善良，兩個人就永遠是朋友是親人。



好聚好散。網上圖片

人民公僕不是阿四

連法「佔中」超過十天，警察累了，市民累了，學生累了，只有政客和搞事者不累，其實搞事者明知不可為而為，目的是搞亂香港，拖垮政府，做幾場大龍鳳，要七百萬美元代理單。全港人都傷，警民關係傷；父母子女和親友之間誰也說服不了誰，大傷感情；零售業、飲食業老闆重傷；運輸業司機，打工仔荷包亦傷，成了「傷城」。更嚴重的是赤裸裸地傷害了一直愛護香港的祖國的心，影響深遠。連行動的「推手」美國也不想破壞與中國的關係，香港又憑甚麼咄咄自負，與中央對立？真的可以「自己香港自己救」？過分的自負只會輸得更慘。

旺角街頭遭「佔領」，集會人士用私家車、鐵馬做障礙物，自劃示威區。那一夜，反「佔中」市民睜不過眼要求警方清場，要教訓他們。人多混亂爆發衝突，難免雙方有碰撞，亦有人拆示威橫額、帳篷。「佔中」者不滿，竟指警方「勾結黑社會」，包庇反「佔中」者，真的頭腦發熱，傻了！「佔中」者，當場指令警方拉人，即犯法者迫令警察執法，都幾好玩。警員若處理就應將他們一齊處理，要拉一齊拉。因為非法集會，未經批准於公共地方掛橫額搭帳篷阻街一樣係犯法！反對派一直把「佔中」包裝成港人爭取民主的正義行動，「佔中」推手更把自己打扮成正義化身，因此迷惑了部分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積極參與，令他們做甚麼都變得理直氣壯，想佔就佔，想鬧就鬧。示威的人一早預備了被捕，難道不會預備放催淚彈？只是用此來攻擊警察的借口而已。

有人稱擔心警員會放人所以包圍警署；擔心運武器所以上警方的車檢查運送物資，這是對香港警察的侮辱。宣傳口號講警察是人民公僕，那是讚揚他們擁有除暴安良、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格；不是代表他們真的是你們僕人，任你點。他們是權威的執法者，象徵了一個地區的法治的權威。香港人一直強調法

隨想國興國

興國

《奇洛李維斯給電影的情書》裡說，進步是需要時間，和由什麼人來推動。綜觀現今的數碼電影，技術無疑大進，但內容是否有進步呢？

片中說，美國在一九九九年，只有四間數碼放映的電影院，到了二零零二年，便有一百零二間了，可見增長的快速。增長的原因，主要是菲林已死。因為用菲林來拍攝的電影，今天拍攝的鏡頭，要等到翌日出底片後才知道拍得好不好。但數碼拍攝，卻可以即時看到結果。對演員的即時控制，對預算的控制，都是不能比較的。既然菲林已死，就算著名的大導演，也在片商投資的條件下，不得不改用數碼來拍攝了。數碼電影多了，電影院就不得不跟着投下資本去改善放映環境了。

以前的菲林電影，要靠拷貝來運送到影院，因此，最佳效果的版本，只有拿到原版的電影院才能播出，其他的拷貝版本，品質就自然沒有那麼好了。數碼電影卻是複製，效果一致，所以品質全都一樣。但卻還是有差別，因為不同的電影院有不同的放映設備和音響設備。因此，要看音效最佳的電影，還是要選擇設備最佳的影院。如果選擇了舊式的影院，儘管拍攝的技術進步了，但品質依然未跟着進步。

更別說內容和品質了。以前菲林電影的時代，有多少發人深省題材，如今進步到數碼電影時代，除了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的畫面之外，多少是不必用大腦思考的？菲林電影傳遞的人生意義和哲學思考，有多少是進步的數碼電影能傳承的？因為科技的進步，讓電影人都忙於玩弄花巧了。所以說，電影的內涵，在技術進步中反而退步了。

許鞍華的蕭紅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享負盛名的當代女導演拍民國女作家生平應是不錯的配搭。蕭紅當年走難到香港時已身患重疾，但她在港兩年間卻寫出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《呼蘭河傳》，這或許是許鞍華想到拍她的原因之一吧。蕭紅在病床上對陪伴她的駱賓基說：「我死後，人們記住的可能是那一堆排開……，但是在這部電影中，我看不到排開。」蕭紅在後人的記載中，是以對鄉土的摯愛和對女性命運的關懷形象出現，她的作品也貫穿了這兩大主題，而她的個人生命軌跡正是活生生例子，但她是一位個性勇敢而又才華洋溢的女子，在面對不公和感到窒息時，她選擇了逃亡。蕭紅短暫的一生都在逃亡，從逃婚到逃難，從最北的哈爾濱到江南的上海，再到中部的武漢、重慶，最後南下香港，都是有去無歸，其間夾雜着飢貧、多病、戰亂、情變、失子……可以說，一個亂世女子所要經歷的，她都承受了。然而，在那樣的時代，有多少女性能擺脫那樣的流連和痛苦？所以，蕭紅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。

《黃金時代》中呈現的蕭紅是立體的。她遇人不淑懷孕了，卻得到被她拒婚的男人收留；她窮得付不起房租，遇到報社編輯蕭軍的幫助並相愛，把他她引入自己的文人圈子；她的作品得到當時兩位海派名家魯迅和胡風的賞識和推薦，前者更幫助她到日本留學和居留，這給她的生活打開了另一扇門；即使病中的蕭紅客居異鄉，還有丈夫端木蕻良，更有一位東北老鄉駱賓基陪伴。

不過，蕭紅的貢獻是在，在逃亡的顛沛流離中並沒有放棄寫作的熱情，她的作品都是十年逃亡中完成，它們記錄了故鄉的山水人情，也寫出女性的心聲。但蕭紅並不是像丁玲那種關注時代洪流的作家，當她充滿激情的蕭軍要參加抗戰時，她冷冷地說：「我只想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寫作。」她的作品就像她的個性：強烈的自我。但東北女人的豁達性格也在她身上體現，當她回到後方到出版社借居時，大腹便便的她居然把身上僅餘的錢去請了一群朋友吃飯。

許鞍華鏡頭下的蕭紅傳奇中有痛苦，也有愛。正如她自己說：「我不能選擇怎麼生，怎麼死，但我能決定怎麼愛，怎麼活，這是我的自由，我的黃金時代。」

七嘴八舌

小臻

連法「佔中」超過十天，警察累了，市民累了，學生累了，只有政客和搞事者不累，其實搞事者明知不可為而為，目的是搞亂香港，拖垮政府，做幾場大龍鳳，要七百萬美元代理單。全港人都傷，警民關係傷；父母子女和親友之間誰也說服不了誰，大傷感情；零售業、飲食業老闆重傷；運輸業司機，打工仔荷包亦傷，成了「傷城」。更嚴重的是赤裸裸地傷害了一直愛護香港的祖國的心，影響深遠。連行動的「推手」美國也不想破壞與中國的關係，香港又憑甚麼咄咄自負，與中央對立？真的可以「自己香港自己救」？過分的自負只會輸得更慘。

旺角街頭遭「佔領」，集會人士用私家車、鐵馬做障礙物，自劃示威區。那一夜，反「佔中」市民睜不過眼要求警方清場，要教訓他們。人多混亂爆發衝突，難免雙方有碰撞，亦有人拆示威橫額、帳篷。「佔中」者不滿，竟指警方「勾結黑社會」，包庇反「佔中」者，真的頭腦發熱，傻了！「佔中」者，當場指令警方拉人，即犯法者迫令警察執法，都幾好玩。警員若處理就應將他們一齊處理，要拉一齊拉。因為非法集會，未經批准於公共地方掛橫額搭帳篷阻街一樣係犯法！反對派一直把「佔中」包裝成港人爭取民主的正義行動，「佔中」推手更把自己打扮成正義化身，因此迷惑了部分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積極參與，令他們做甚麼都變得理直氣壯，想佔就佔，想鬧就鬧。示威的人一早預備了被捕，難道不會預備放催淚彈？只是用此來攻擊警察的借口而已。

有人稱擔心警員會放人所以包圍警署；擔心運武器所以上警方的車檢查運送物資，這是對香港警察的侮辱。宣傳口號講警察是人民公僕，那是讚揚他們擁有除暴安良、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格；不是代表他們真的是你們僕人，任你點。他們是權威的執法者，象徵了一個地區的法治的權威。香港人一直強調法

治是社會的基石，現時竟然可全拋棄。大家可有發現，在「佔中」活動中，法律界人士、立法會議員反常地不輕易上第一線，與平日的大型示威遊行比，他們低調了許多，到場都盡量不作聲，甚至不到場，點解？因為他們明知是犯法，擔心犯法被捕會影響他們失掉議員席位、律師職位。正如法律界人士指出示威者非法「佔領」以及各種衝擊行動，已涉嫌觸犯多條嚴重的罪行，若今次非法集會都沒有需要負上刑責的話，那日後任何示威集會都可以不申請，天下大亂！警方若沒有威嚴，日後如何執法？如何對付罪犯保護市民？最終受害的是市民，政府應要緊守這底線。

民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的，沒有法治的民主，就只得一個「亂」字。剛好睇到巴西大選當局要部署超過四十萬名保安人員，包括三萬軍隊，以確保投票順利舉行的消息。這樣的民主有何值得稱幸？

今次參與示威的人不少是在校學生，或是畢業不久投身社會的廿多三十歲的人。從他們的一些言論、思維邏輯可看出是一群被洗腦的熱血青年。有人計算過，回歸時這班人才十歲、八歲，英國統治帶來的好壞又知道幾多呢？那時他們偏激的思維與價值觀來自哪裡？當然是一班「佔中導師」及來自反共、醜化中國的媒體。看到城市論壇上有位支持「佔中」者的中學生問，人大常委會點解要「插手」香港的事？哎，小朋友連「一國兩制」不等於獨立的概念也未搞得清。大膽講句，特首是代表中央管治香港的象徵，這點許多示威學生都未必知。

作為市民問問那些大學校長、中學校長、老師，在教育下一代是否盡了責任？教師除了教授知識外，還要教做人，看不到教育工作者應有的使命感，對學生沒有為他們做社會現實情況分析，沒有告訴他們香港許多問題出現非全是政府的錯，是轉口港的優勢已失，是政治爭拗太多影響發展……任由「佔中」搞事向學生灌輸偏激的思維和觀點，對不同意見者扣帽子、謾罵，連小朋友十月一日拿住國旗升旗禮他們都不放過。等到「佔中」場面失控，校長才出來講一句「要顧及人身安全，盡快撤離現場」，這樣於事無補哩。大概連你們都怕扣帽子吧。